

紫藤花

■陈然

自酿梅酒的浪漫

我对青梅,情有独钟,一口青梅小酒,掳获了我的舌尖,成为餐前的开胃佳品。泡酒程序,有些繁复,但DIY的乐趣,使我只闻其乐而不嫌其烦。一年一约,自制梅酒,有着神奇的魅力!

去年之约,差一点忘了。大概是在五月底,青梅都快要下市的时候,才突然想起来,赶紧泡了一些。这是我的口粮酒哦,可不能断了档。今年,牢记在心,不能爽约,青梅一上市,就赶紧列入行动计划。

准备原料,是第一步。青梅、冰糖与白酒。青梅与冰糖,从淘宝直播间下单,只需几分钟,卖家发货到快递送达,要三天。重复了四五年的操作,买哪种青梅与冰糖,从哪个店家买,都有迹可循,搜索过往的购买记录,复制粘贴就行。当然,前期选是必须的。

每年三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左右,是青梅产期,前一段,采的是五六分熟的青梅,后一段,收的是八九分熟的青梅,也称黄熟梅。我买的,是福建诏安的胭脂梅与高山老树青梅。据说,诏安是国内著名的晒都之一,诏安青梅具有果大皮薄、肉厚核小、质脆汁多、富硒及氨基酸等优点。

白天上班,第四天傍晚回家,立即拆包,给青梅们洗澡。将青梅流水冲洗后,没入干净的水中,加入食盐少许,稍作搓揉后静置。淡盐水,可促进青梅表面病菌、农药及虫卵等污染物的去除。1–2小时后,捞出青梅,挑除破皮或溃烂的果子。然后,一边用流水冲洗青梅,一边用牙签将青梅屁股凹陷处的蒂剔除。去蒂,是为了去涩味,但操作要小心,得避免将青梅表皮弄破,影响口感。

将洗去一路风尘后的青梅,平铺阴凉处沥干水分。只见,粒粒青梅,果实饱满,清新美丽,泛着酸涩的微光,空气中,似乎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来自大山的清香,野趣横生。着了玫瑰色红装的,是胭脂梅,浑身像涂了胭脂,活泼鲜亮,风姿绰约。高山青梅,一片碧绿,像极了未曾打磨的青春,浑身透着倔强的青,酸得人牙痒痒。

泡青梅,多选白酒。我看日本与韩国产的果酒,也用米酒与黄酒。我选的,是高度白酒土烧。冰糖,我选黄冰糖,即老冰糖。青梅、酒、冰糖,三者比例呢,有讲究。几年调试,我现在得出一个比较适合我口感的配比,是1斤梅子配2斤酒,再加0.6斤糖。

将梅子一粒粒地放入玻璃瓶,一层梅子一层糖,再倒入晶莹的白酒,将果子浸没,密封瓶口储存。本来互不相干,当我把它们仨请进同一空间时,便为他们开启了一场漫长的蜕变之旅。封入瓶口的,还有时光,我与时间,也签下一场浪漫的契约。

一个月,三个月,半年……一颗颗翠绿的青梅,在透明瓶子里默默无语,但瓶中风景,会随着时间而悄然变化。梅子的颜色,从青转黄,外形由硬变软,青涩的感觉在慢慢褪去。梅子由沉到浮,变得温柔,酒液也从纯白,变成琥珀色!肉眼可见的变化里,有我亲手创造的惊喜。

守候的日子,充满期待。梅子全然地释放自己,与酒融为一体的过程,好似时间打磨下人生改变的过程。生活的酸涩,会时不时地皱上眉头,但美好,需要时间的发酵,最终酿就沉醉的醇香。每一瓶青梅酒,风味独一无二,正如每一个独特生命不尽相同的风情。

按说,入酒三个月或百来天的果酒,就可以享用了,但,为了让时间浸润出更浓郁醇厚的口感,我会等上一年。现在喝的,就是去年的成果,味浓郁,酒浓稠,酸甜合宜,酷爽有劲。

《三国演义》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,我泡青梅酒,纯属个人爱好,是我与梅子私语的一抹小清欢。闲暇时,倒出一杯来,让梅酒的清香,沁入鼻息,让那一丝似有若无的酸涩,融入舌尖。这悠长的回味,是时光的馈赠,是我亲手酿出的幸福滋味。

在这个什么都求快的时代,亲手泡制青梅酒,成了一种奢侈的浪漫。它让我慢下来,体会等待的美好,它教我,把难耐的苦涩,修成人生珍贵的财富。

尘世间

■朱伟中

都是松鼠惹的祸

我们家有 个东阳台,放着一台空调室外机,地面尚有空余,就放些杂物。一天在拖地时,发现包着的笋干菜一片狼藉,猜想又是老鼠干得坏事。还有好几次,发现放在空调室外机顶面上的一只不锈钢大盆,盆底有水,心想哪里的水漏到这里了? 但四周细看,找不到漏水痕迹,于是我又不怀疑是老鼠所为。只是老鼠尿怎么会有那么多?

后来放在此处的一箱白番薯、好几根甘蔗,也被吃得一塌糊涂。我想不该再冤枉老鼠了,因为它是没有这样的力道,将甘蔗啃得如此模样的。忽然,我瞥见这阳台的木质窗格上,有一只灰乎乎毛茸茸的小动物一闪而过,这时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松鼠淘的气啊。

去年秋天,我家楼道邻居,在三楼女儿家吃完晚饭,回到同楼道其八楼的住宅门口,开门时,听到室内有声音。她顿觉奇怪,明明刚才离开时,门是关得好好的,怎么会有响动呢? 难道里面有人? 她顿时紧张起来。此时门已开,她急忙用眼光往里一扫,发现什么也没有。她不敢往里走,快步走到南阳台,又感觉此处不安全,急忙走进一个房间,随手关了房门,给还在三楼女儿家的先生打电话,要他立马上来。先生上来后,也没发现什么,只是看到厨房面板上的番薯被啃咬得很难看。此时夫妻俩面面相觑,一脸疑惑。见势不妙,于是邻居又打电话给同楼道一楼业主,请他们赶快上来帮忙。一楼上来了三位,于是五个人一起大声呵斥,跺脚拍手,敲桌撻凳,翻箱倒柜,用棒划床底下,用棍拨窗帘里,用梯子看看吊顶凹槽里有没有东西躲着……时间已过去了二三个钟头,人累体乏,因为最终也找不出什么,于是

一楼的三位只能告退回家。

而此时的邻居仍然心神不宁,恐惧挥之不去。她看到家里翻得乱七八糟,只能挪桌摆凳,归位放正。其在厨房洗东西时,仍然高度警惕,顺手拉开抽油烟机的柜门,想看个究竟。突然一只松鼠蹿了出来,并飞速向打开的窗门逃去。原来折腾了一个晚上,是这个活宝啊。至今邻居还想不明白,抽油烟机的柜门明明是关着的,松鼠怎么躲进去的呢?

我有晨走湘湖的生活习惯。一天早晨,我走近“忆杨亭”的售票亭窗口,隔着玻璃,发现有东西在窗内闪动。定睛一看,原来是只松鼠。它见了我,惊恐万状,于是四处乱窜,又不时瞄我几眼。这时我笑眯眯地看着它,它见我无意外伤害,也就看看我。此时,人与动物的眼睛友善对视,眼神默默交流。见它少了恐惧,我忙拿出手机拍照。它见我手上摸着个家伙,又蹿了起来,后又用眼盯着我,一动不动了,让我把拍个够。

当下的萧山,那可爱的小精灵随处可见,小区里、公园里、山脚边、树林上……这说明动物生存的环境大为改善,说明人与动物的友善相处已成常态。一个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良性社会已在我们眼前呈现。

这不,邻居刚将一段视频发到微信群上。原来是一只松鼠,旁若无人,悠然自得地吃着主人在阳台本给野鸟吃的小米呢。此时主人一声不响,一动不动,让小东西吃个欢,嚼个够,同时屏住气,悄悄地拍了个小视频。

当然,人与动物的友好相处,萧山如此,神州大地莫不如此。

醉花阴

■萍水逢

楼塔文旅添新篇



春风化雨润沃土,笔墨丹青绘新篇。22日上午,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名家们,和萧山区委宣传部、楼塔镇党委政府领导,楼塔镇大同片的各村代表以及楼塔乡贤联谊会、楼塔历史文化研究会、楼塔书法家协会、楼塔细十番协会的各位代表,相聚在千年古镇楼塔大同山居,共同见证新华江南书画院仙岩创作中心、“西溪文社”仙岩创作基地、楼塔书画分社工作室的正式揭牌。

著名诗人朱超范先生以赤子之心对话古镇风骨,来楼塔多次采风,为楼塔的历史文化倾情创作了五首饱含深意的诗篇。更令人感动的是,他还邀请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著名书法大家萧艾先生,以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种书体精心题写诗作,让诗词意境与书法神韵浑然一体,成就了这一组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! 揭牌仪式上,朱超范先生把这五幅承载着文化厚意的墨宝赠予楼塔镇人民政府。

五味子

■来永祥

富三代阿望先生

初识阿望先生,是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。厂长叫进来一个老头,只见他佝偻着背,手指夹着一直点燃的香烟,头顶上稀疏的几缕半白头发。厂长向我介绍说,“他姓陈,大家都叫他阿望,你也可以叫他阿望,以后是你的组长。”

阿望先生工作是极其认真的,一笔字写在图纸上,隽秀工整,堪称书法。后来我们熟了,他就会向我说一些工作之外的话。诸如“我咪咪小就坐小汽车上学了”之类的话,我似信非信,权当笑话。

平时上班时间,总是会有几个老头,拄着拐杖,或带着名人字画,悄悄地来让他鉴赏,或带着自己的书法作品来让他指正。记得西河路上有一个姓郁的老先生也经常来与他交谈探讨,我顾自工作,也不知道他们在嘀咕些什么。

阿望先生有工程师职称,全厂数他工资最高,但每到快要发工资的前几天,他总是会断断续续、拐弯抹角向我“借钱”了。他借的钱数,会如数记在画图板上,等到工资一发,必是先一一奉还,口中还念念有词“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”,几乎每月如此。工资领来后,他有时也会邀请我去市中心的城厢饭店下一次馆子,当然粮票必然是我付的,他也是没有结余的。天热时,晚饭后,天稍黑,也会请我去市中心路的冷饮店碗绿豆汤。

阿望先生做事兢兢业业,他所设计的产品,被外贸公司带出国去后,工厂订单爆满,生意很好。为此厂领导特别上报劳动局要为其晋升一级工资,劳动局批复同意了,但要提供政审证明。我和人事科长一起去城厢派出所查阅阿望先生的档案材料。不看不知道,一看还真吓一跳。原来阿望先生祖上,是当时萧山乃至绍兴的一代豪富,他家开了一家叫“安仁当”的当铺。阿望先生是当时当铺掌门人康太太的嫡孙,也算是富三代了。

阿望先生的家,他是带我去过的。在凤堰桥边的城河河岸上,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斗室,屋里除了一张床,就是一堆书籍和字画,乱糟糟的,也没见有什么生活用具,我当时就想,不知道他平时日子是怎么过的。后来,我调离原单位去机关工作了,遂与阿望先生少了来往,只是偶尔去看他一下,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繁忙,慢慢就断了联系。

后来,听说单位给他分配了三居室的住房,他也讨了老婆,慢慢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。

忽一日,有朋友电话我,说阿望先生去世了。连忙赶去,总算是送了阿望先生的最后一程。

凡人脸

■冯文丽

沙地女手艺人

我的继拜娘是远近闻名的裁缝,长年有个一起做活的同伴——“嗯娘”。她们大约三十岁时开始合作,整整合作了四十余年。每次见到她,总坐在一边缝东西,“嗯娘”面容白皙,衣着整齐,慈眉善目,言语可亲。直到做不动了才停了手中活计,九十三岁而终。

她姓徐,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。九岁没了娘,是五个姐妹中的老小,都称她“阿小”,没有其他名字。徐阿小最聪明,留家里招了上门女婿。十八岁开始做衣,没人教,是无师自通。有一回,她跟父亲说纽襟不会打。父亲外出做活见识多,拿起麦草竿给她演示了一下。晚上她就已经学会了。徐父直夸阿小聪明。

阿小会做中式衣服,裁、剪、缝、翻,样样在行。有一次去给人家翻小孩棉衣时,发现已做成的衣服不仅活计好,还折叠整齐,便打听这是谁做的。她寻上门去,见到了继拜娘,从此俩人一起做裁缝,一合作就是四十年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沙地人遇到结婚、小孩出生等大事,会请裁缝上门做衣服。一做好多天,还管饭和点心。继拜娘骑车,载着“嗯娘”一起去做衣。远的要骑二十余里,有时遇到雪下得厚,路和沟都分不清,好几次一起摔到沟里。

继拜娘踏洋车,主要做西式衣服;嗯娘做中式,剪裁、缝衣身、弄羽纱、盘纽扣、翻棉衣、折衣裳等。俩人同进同出,合作默契,做了一家又一家。后来上门少了,继拜娘就在自家房子开辟出裁缝间。拿布上门的人络绎不绝,活计一年到头都做不完。忙时嗯娘吃住在她家,大冷天还会帮着把被头捂热,才回家。

嗯娘身材微丰,常年梳着发髻,穿大襟衣服,形体富态。大襟衣是用整块布裁出来,中间挖个圆形领口,领子要事先缝住。前身和后背都是整片的,用布做的纽扣对结,从脖子一直延伸到右侧腋下,直到腰间。两个袖子的中间有接缝。这些都是手工活,嗯娘会做。做这样一件衣服很费工费时,却是老一辈沙地女性日常与出客的衣裳,所以一直有很多活。

嗯娘心气平和,我一直以为她生活称意,哪料她经历了许多波折。她一生有八个子女,怀第六个孩子时,丈夫去世了。那时沙地缺医少药,腹泻不止的丈夫死时才三十多岁;再婚后,又生了一儿一女。第二个丈夫早她20多年过世了。八个子女的衣裤鞋袜她都自己做,子女成年成家后,她又经历了几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。八十多时,有一回发现二儿子写楞文时经常在写的字写不出来,字还歪斜。母亲问缘故,儿子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她就跟二儿媳妇说,要去查一查。结果是二儿子脑子里有了瘤。

嗯娘接触的人多,言语很有分寸。她能讲笑话,也能自嘲自身的不足。她的询问里包含着关爱,讲自己看法的话语不会过头。我很少见到她意气用事或气急败坏的时候,她与周围人相处和善可亲,对孙辈很体恤关爱,是受人尊敬的老太太。

几十年下来,她成了继拜娘家的亲人,在我也是。有她在场合温馨愉悦,她则说笑和干活两不误。离世前五年,她不太做缝纫活了,由两个儿子轮流照看。那会她耳背但神志清爽,能走动,常来继拜娘家坐坐,一直到天黑。最后的时光需由人搀着才能到继拜娘家,两个人一起说话挨过时光。摔了一跤后,就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了。

在沙地,像徐阿小这样凭自己的聪明和勤奋撑起家庭,养大众多子女,在岁月的风雨中遭受打击,仍心善气和,不辍劳作,以精湛的手艺和超于常人的长寿,走完沙地女手艺人默默无闻的人生,值得一记!

尖尖角

■李哲雨

在敦煌骑骆驼

暑假快到了,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次甘肃夏令营。那是我参加过的时间最长最好玩的一次夏令营!

一下飞机,大巴就带我们到敦煌莫高窟。下了车,进了入口,眼前又是一座山。这山又与众不同,山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洞,每一个洞里有一些石雕,有的雕着菩萨,有的雕着一些历史人物,有的比四层楼还高,有的比电视机还小。听老师说,这里一共有四百多个窟,真是雄伟啊,不知道一千多年前的工匠是怎么在山壁上雕琢出来的。

除了雕像,有些山洞里,还有壁画,都是颜色多样,线条流畅,特别是飞天仙女,一个个好像真要飞上天去,真让人惊叹!

这次夏令营我不仅参观了名胜古迹,还体验了许多沙漠特有的运动项目。对我们男孩来说,骑骆驼就特别有意思。骆驼特别乖,驯养师一声令下,它们就趴下,等候我们坐上去。别看骆驼那么高大,它身体两侧各挂着一个铁环,这是给我们放脚的;背上还有一个宽宽的鞍子,前边有横条,后边有个矮矮的护腰,坐上去也是稳稳的。等我们都骑上了骆驼,驯养师就令骆驼站起来,排好队,在沙漠上晃晃悠悠地走起来。

沙漠看似平坦,其实也有些高高低低,骆驼一脚深一脚浅踩在沙里,我在上面更是摇摇晃晃,感觉比坐船还要晃。突然我的肚子痛起来,正在难受的时候,跟在我后面的骆驼突然伸过头来,大鼻子在我的腿旁蹭蹭,我紧张得快要喊出来,生怕它张开那大嘴巴,咬一口。幸好我的骆驼加快速度,快走了几步,就把它们甩开了。这样一来,我的肚子竟然也不痛了。

到了终点,一声令下,所有的骆驼又都乖乖地弯腿蹲下了,我赶快跳下来跑开。虽然颠簸了半个小时,屁股很痛很痛,但我们还是觉得骑骆驼很好玩。

除了骑骆驼,还有滑沙也很受我们喜爱。七天的夏令营就在我们的一声声惊叹和串串笑声中结束了,美丽的甘肃,我真想再次见到你!